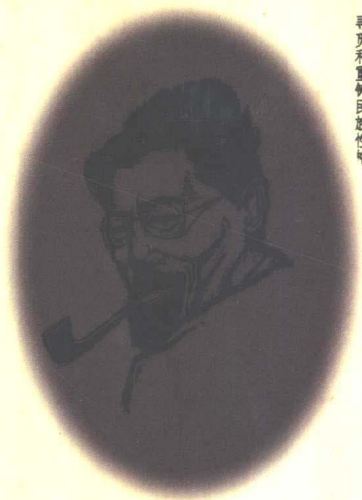


唐鸿棣 著

率直的心：《真我集》
燃一支红烛，探照美与爱：《红烛》集
爱与憎的纠结，绝望与希望的交织：《死水》集
《屠龙集》钩沉
从诗境拉到尘境：《春光》
理性的光辉
纳诗于艺术之轨
创作方法的多元化
迈向民族化
一种复合的文学本体观
文学宫殿的两块基石
卓越的开放意识
寻克和宣传民族性格



诗人

闻一多的世界

学林出版社

资助出版

诗人闻一多的世界

唐鸿棣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许钧伟

封面设计：周剑峰

诗人闻一多的世界

唐鸿棣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松江新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208,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6-205-4/1·76

定价：14.50 元

序 一

一部中国新诗发展史是一个悠远阔大的星空，无数大小严肃的星辰们在星空中闪烁。

以《红烛》、《死水》两本薄薄诗集而名噪一时的闻一多，在这一星群中永放着夺目的光彩。

闻一多是一个永久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和诗艺主张，他在中国新诗运动中的奔走呼号，虽然同他的生命一样短暂，却也同他生命一样丰富而辉煌。

研究诗人闻一多，探索他在新诗发展中划时代的贡献，描绘出短暂一生中丰富而宏阔的艺术世界，是历史向研究者提出的重要课题。

多少耕耘者已在路上洒下自己辛勤的汗水，为数不少的著作和论文，从诗人、学者、战士的总体视角，多侧面地研讨着闻一多的思想道路与文学业绩。对这些果实的创造者我充满着敬意。人们自然有更多的期待。专门就诗人闻一多完整描述和全面探索的研究专著，至今仍然寥寥，唐鸿棣同志贡献于我们面前的这部《诗人闻一多的世界》，补偿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仅此，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现，也是值得我们十分高兴的。

本书分别用专章探讨了包括《红烛》、《死水》在内的闻一多全部诗歌创作的轨迹与成就，闻一多的“三美”为核心的诗论体

系,闻一多复杂的艺术观与美学思想,闻一多在沟通中西文化以构建民族新诗方面的开闢思想,闻一多在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精神道路的寻求,于广远的视野与凝聚的焦点结合中,力图全面地勾画一幅作为诗人的闻一多相。我相信作者的这一努力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闻一多作为新诗史中一颗永不殒落的星辰,以他丰富的实践和至今令人深思的美学思考,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桥梁。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创造者。从炽热的红烛的燃烧,到他为“时代的鼓手”的呼喊,他在十几年里跨越了巨大的意识空间与心理距离,成为一名紧跟时代脚步前行的战士型诗人。本书作者未把眼光局限于《红烛》、《死水》时期,而是放到了与研究对象相应的开闢视点,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客观的评析,对已经开辟的一些领域作了新的垦植,对不同的学术见解作了自己的辩识,这无疑会将诗人闻一多的研究推进一步。

一个富于个性和创造的诗人是一种宝贵的文化现象。他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沟通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域外,他自身的存在就可能构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传统。探索这一传统的实体,会是过去的回顾,更会是对未来的启迪。人们将会因为拥有他而变得聪明和丰富。诗人闻一多是属于未来的。闻一多对新诗“宁馨儿”的呼唤,至今激励着人们为新诗走上更宽阔更繁荣的大道,做一砖一石的铺路工作。

愿这本《诗人闻一多的世界》的问世,也能尽人们共相努力的责任。

孙玉石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北京大学

序 二

闻一多的人生道路,大致说来有三个阶段: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他对中国现代的文化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也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令人愤慨和惋惜的是:当他还处在48岁的盛年,有可能对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黑暗势力的手枪就残酷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早在二十年代,闻一多就以诗人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二十年代中期,他与徐志摩等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这个刊物出版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发表的一些理论主张和诗创作,却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新月”派。徐志摩撰写的《诗刊弁言》,表达了他们对新诗的基本看法:对新诗,内容和形式是同样重要的。但联系到他们的诗创作,应该说,他们更偏重于对新诗的形式美的追求。他们对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也就在这一方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的多元影响,但他们并没有硬搬西方的唯美主义之类,无论是理论主张或是创作实践,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从宏观上进行考察,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称之为“新唯美主义”。这是否恰切,当然还可以讨论。如果从微观上进行研究,闻一多和徐志摩是同中有异,并且这差异还是很大的。他们

都追求诗的形式美，徐志摩主要讲究旋律和节奏，而闻一多则追求“建筑的美”、“绘画的美”和“音乐的美”，努力实践他的“三美”理论。他们都主张诗应该表现诗人的真实感情，在闻一多的诗创作里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现实批判力量；而徐志摩的最具积极意义的篇章也只有淡淡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至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则差异更大，二十年代末以后，他们在思想上更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徐志摩思想上走向反动，36岁时因飞机失事遇难。而闻一多则经过一段学者的书斋生涯以后，就投入民主运动，48岁时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由于徐志摩自身的情况和极“左”思潮对研究工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徐志摩以及整个新月派一直是被批判、被否定的。闻一多虽然也曾经是新月派的成员，但也由于他自身的原因和伟大领袖的“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的指示，因而是一直受到尊重的。随着浩劫时代的过去和极“左”路线的被摒弃，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徐志摩和新月派终于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对闻一多的研究，更取得长足的进展。唐鸿棣同志的《诗人闻一多的世界》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研究成果。

唐鸿棣同志辛勤劳作，占有有关闻一多研究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从而把闻一多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诗人闻一多的世界》以闻一多的思想发展为线索，论述了他的诗创作的发展历程，重点论述了《红烛》、《死水》两个集子并兼及其他，揭示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蕴与艺术审美特征，特别是对某些诗篇的格律作了极为具体的分析，颇具特色。同时，对闻一多的美学思想，特别是他的“三美”理论以及他对新诗民族化的见解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由于闻一多美学思想的复杂性，

他的某些诗篇思想内蕴的复杂性及其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研究者见仁见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对此,唐著既吸收了过去的某些研究成果,又勇于展开辩论,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诗人闻一多的世界》不仅指出诗人闻一多的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且并没有仅仅就诗论诗。它除了联系闻一多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以及所受到的多元影响外,还详细论述了闻一多的“充满现代意识的文化性格”,指出他卓越的开放意识,在使异质文化中国化、寻觅和重铸民族性格、改造自身的文化性格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见解。这就有助于加深读者对闻一多的理解。

作为学者,闻一多对中国古代文字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深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贡献。这些因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在论述闻一多的文化性格时只是略有涉及,但没有深入研究。闻一多献身民主运动的具体历程,也因同样的原因,没有详细论述。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唐鸿棣同志的这部著作,有自己的特色,在闻一多研究领域内,可以说是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

邵伯周

1995. 2. 22 于上海师大新村嘉舍

目 录

序一	孙玉石 1
序二	邵伯周 1
第一章 从红烛到火炬	3
一、“做艺术的宣道者”	4
二、误入国家主义的歧途	10
三、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	21
四、献身于民主与民族解放的斗士	28
五、殉道者精神的真谛	36
第二章 为新诗辟第二纪元	39
一、率真的心——《真我集》	41
二、燃一支红烛，探照美与爱——《红烛》集	44
三、国家主义的呼声	60
四、《屠龙集》钩沉	63
五、爱与憎的扭结，绝望与希望的交织——《死水》集	66
六、一曲风骚——《死水》	73
七、从诗境拉到尘境——《春光》	79
八、散落的珠	83
九、理性的光辉	89

第三章 伶伦吹裂孤生竹	97
一、纳诗于艺术之轨	98
二、音乐的美	102
三、建筑的美	116
四、绘画的美	122
五、创作方法的多元化	148
六、迈向民族化	154
第四章 “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	158
一、一种复合的文学本体观	159
二、“极端唯美主义者”辩诬	164
三、“极端唯美主义”辨析	168
四、文学宫殿的两块基石	186
五、表现——再现统一论的本体论	189
第五章 充满现代意识的文化性格	193
一、卓越的开放意识	194
二、努力使异质文化现代化、中国化	198
三、钻进古代里去割它的肠肚	204
四、寻觅和重铸民族性格	209
五、改造自身的文化性格	211
附：闻一多文艺活动与著译系年	215
后记	278

闻一多，是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里的文化知识界的精英，是中国二十世纪时代的民族英雄。

十九世纪中期，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当时的清政府门户开放，沟通中外，贸易往来。从世界潮流和世界经贸发展趋势看，文化、经贸的国际往来，本来是情势中的事，然而，由于列强以武力的手段打开中国的国门，因而这种开放带有强奸的成分。在此后的外交、经贸、军政的交往中，列强视中国为俎上肉，中国一直处于被强迫、被侵略、遭掠夺的地位。外国列强没有进行多少种正当、公平的贸易，而大量的的是进行殖民剥削。尤其公然以毒品鸦片，来残害中国国民的身体；以劣质枪炮军舰，酿造了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以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挑衅，强迫中国签订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把中国大量的白银黄金掠到海外；又与清政府统治者沆瀣、勾结，一次又一次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与反帝斗争。外国列强希望中国国势羸弱，反动的清政府统治者希望民气不振，这样正可由他们来任意宰割中国。

然而，中华民族自有其深厚的伟力，中国绝不是俎上肉。远的不说，就二十世纪前期看，就有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的英杰，振臂登高，号召群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能独立于民族之林，奋斗不息。而在

文化知识界，更有不少精英，将自己融汇进这样一个时代大潮。他们为着建立起一个光明、自由、独立、强盛的新中国，努力探索，坎坷前进。闻一多，是其中的一员。

闻一多，在“五四”时就立下了救国之志。他从艺术着眼，从新诗创作起步，大胆吸纳外国文学艺术之精华，又承继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提出：中国未来的新诗，应是中西艺术结婚的宁馨儿。他又涉足政治，切入现实斗争，企图维护祖国的独立，最后终于投身进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

他又梳理中国的文化历史，钻进古籍，又从古纸堆里爬出，成为杀蠹的芸香，真正把握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寻求了一条中国文化的民族化、现代化的道路。

他一生寻求光明，他一生光明磊落。他以身以命去争取民主，用力用血来呼唤光明。最终，以一个知识精英的殉道精神而昭示于后人。

闻一多，是中国二十世纪里文化知识界精英中的佼佼者。他的一副肩膀，既担起建设中国新文学的重任，又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

第一章 从红烛到火炬

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黑暗势力的枪弹声中，闻一多倒下了。在此后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昆明、上海、延安、重庆、张家口、成都、香港、新加坡等海内外许多城市，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一生追求民主、寻求光明的诗人、学者。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还两次发誓：“如不以血易血，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中国，我发誓不使我敬重多年的朋友白白地死去”；“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必覆灭！”誓重如山，字字千钧！在新加坡侨界四十三团体的追悼会上，陈嘉庚等人的挽联云：“君等入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佞，悉本侨公意，只求国跻三强。”“烈士之血，民主之花。”字里行间，充满着对黑暗势力的愤慨，也洋溢着对死难烈士的敬意。

闻一多虽然倒下了，但在中国人民与海外赤子们的心田，树起了一尊不朽的塑像。他为追求民主、独立、文明的新中国所作出的努力，他的曲折艰难的思想道路，折射出了成千成万的知识

分子的心灵历程。

一、“做艺术的宣道者”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闻一多《红烛》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还“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自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曾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的思想，也输入中国，并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舞台上扮演了一种骑士的角色。一些有识之士不拒这种外来的资产阶级文明，把它当作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更有一些人顶礼膜拜，奉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楷模，也想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其中，有的注目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有的注重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五四时期的闻一多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位。

清华学校，施行的是美国化的资产阶级教育。闻一多在清华学校里也就超脱不了这种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在学期间，他向往的是西方，憧憬的是“西岸的光明”。他想按西方的模式，把当时的中国“这个世界造成如花似锦的”（《旅客式的学生》）。但在

“这物质底腐败已极，科学底兴味刚醒的中国”^①，许多青年关心的是科学，关心的是物质文明建设，而闻一多别具慧眼，他认为“艺术、科学本当并重，当今中国，科学已有萌蘖了，艺术却毫无消息”^②。因而他指出这种偏于物质文明而不重精神文明的危险性及教训，说“人类从前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触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单科学是靠不住的……中国虽没有遭战事的惨劫，但我们的生活底枯涩，精神的堕落，比欧洲只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当然也是艺术。”“如果我们不愿把中国变成一个疯人院，再蹈欧洲底覆辙，演成世界第二次军事惨剧，我们就应当注意艺术，赶紧注重艺术！”^③在闻一多看来，科学是物质文明的体现，它又促进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而艺术是精神文明的体现，它又提高着精神文明。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及造成的惨劫的事实，证明了只重科学不重艺术是不行的；艺术对于一个国敝民弱的旧中国来说，更是重要的。所以，“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艺术能替个人底生计保险。”^④为什么呢？因为“艺术可以……促进人类的友谊，抬高社会的程度”。艺术既有如此大的作用，怎能不重视之？于是，闻一多如踞阜的雄鸡，引噪高呼：“提倡美育，不啻要把时间变成一个大节期，世界也变成一个大会场，使人类永久在快乐的海里游泳了。”（《对于双十祝典的感想》）

显然，闻一多这种夸大艺术、美育的作用，把艺术、美育凌驾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之上的观点是偏颇的，但他在“五四”时期能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以补救片面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见地和勇气，是该肯定的，是与鲁迅在二十世纪初的观点一致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

① ② ③ ④ 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

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鲁迅指出了欧美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文明状态之通弊——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闻一多也指斥了这种弊病。

因此，在清华学校，一方面是接受美国化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满意这种教育。他尖锐地批评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东方文明啊！……‘盍归乎来’！”（《美国化的清华》）他鄙弃西方的物质文明，欲建设一种东方式的精神的文明，而他鼓吹的艺术，则视之为通向那精神文明的到达理想的桥梁。

但，他的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因为，他视艺术为“操社会改造底左券”的想法是唯心的，在根本上是错了的。艺术救不了国。艺术对社会有一定的改造功能，但没有扭转乾坤、改天换地的力量。在当时，要促成一个民主、文明的新中国的出现，唯有革命一途。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因为——自1940年起，资本主义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公主后，其结果之一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急遽崩溃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性质的国家里，又存在着两大类矛盾：一类是原有的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统治势力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另一类是新产生的整个中国社会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般来说，后一类矛盾占着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我们民族国家的狭窄界限被冲破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权范围

扩大了，它们以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为依托，并与之相勾结，援助、支持中国的封建统治势力去压迫和统治人民，因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的斗争的主要方向，有时是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有时是对依附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势力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根本的矛盾。在这样的旧中国，要救国，必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闻一多认识不到这点，他不懂得从政治经济角度去考察中国社会。这是他思想认识上的局限。

怀着美好理想的闻一多没有也不可能切实投入改革社会的斗争中去，因此，他也救不了国。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果之二是：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出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界层，又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与原先出身的封建阶级与所受的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有着较密切的或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之中，有的多多少少埋伏着尊古、亲古、尊王攘夷的种子，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想维护和恢复什么固有的文化；但又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也偏向着西方，想从西方的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以实现其对民主、文明的理想追求。闻一多是这类人中的一个。有的则感到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失却了光辉，因而转向尊洋、崇洋，并偏于对西方物质文明的重视，“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鲁迅对这种人斥之为“轻才小慧之徒”（《文化偏至论》）。另一部分人由于对科学、文明的信仰，对中国农村，特别是与农民的生活比较接近，与受尽欺骗、压榨、愚弄的农民有着一定的密切的联系，因而能从本阶级中走出来，呼吸到农村的空气，倾听到农民的心声，目击到农村封建剥削制的关系和农民深受严重